旁白:

办公室的钟显示现在已经八点，我捂着冰袋贴在眼下，站在门口等待查理苏回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么大的医院竟变得这么闷。

查理苏:

让我看看好点没?

旁白:

拿下冰袋，查理苏对着我的脸端详了几秒。

查理苏:

不像金鱼了。

旁白:

我想勉强对他笑一笑，却发现眼泪被风干在脸上，只好作罢。

查理苏:

不着急回家的话，和我出去走一走吧。

旁白:

没有犹豫，我点了点头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想逃离一个地方。

可我却忘了，这个漠然站在生死中央、从不因谁人可怜就停止吞噬生命的庞然大物，是查理苏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。

不管白天夜晚，这里总是人来人往。

有人蹲在走廊里抱成一团泣不成声，也有人擦干眼泪，装作乐观的样了走进病房。

疾病维持着世上最残忍的公平。无论是亲历者还是旁观者，没人能逃过它的折磨。

直到新鲜的空气扑来，我才后知后觉发现，刺鼻的药水味早就控制了我的嗅觉神经，让我默认那才是空气该有的味道。

坐到夜色下的长椅上，我不禁转过头去，看着查理苏的侧脸。

他苍白的脸隐没在黑沉沉的夜里，像个不被理解的孤军奋斗的战士，看上去有点悲伤，还有自责。

此刻他在想什么？见惯了生离死别的他，是否也和我一样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描述内心的沉重?

我忍不住握了握他的手，

我:

你知道吗?我小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。

四十多度，烧到神志不清。我外婆说，几天几夜都降不下来。

去了很多医院都查不出问题，只能打针、挂水、吃药、一直重复，但也没有好转。

外婆没有放弃，但是身心俱疲。这时，有一个医生跟我外婆说，一起坚持下去。

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他就会尽全力帮我找出病因，让我能健健康康地长大。

旁白:

查理苏摊开手掌，将我不知不觉间紧握的拳头笼入掌心。

我:

我是幸运的，真的康复了，一路平安长大。

如果没有他，我想我应该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

查理苏:

也不会遇到我。

旁白:

他看着我，日光有些温柔。

我:

是，也不会遇到你。

后来我想即使是他，大概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，生命实在太脆弱了。

但只要尽全力，只要用尽全力，就不会有遗憾。

生命或许没有意义，但挽救生命一定有意义。

你不要责怪自己。

查理苏:

……

我:

你笑什么?

旁白:

他不回答，只是看着我笑，是我的错觉吗?他笑的时候，眼里蒙着一层雾气。

渐渐的，雾气消散，我看到了他温暖的微笑，不是我经常在他脸上见到的那种笑。

查理苏:

没什么。就是在想我的未婚妻——

旁白:

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一贯跟在这个称谓后面的那些大话，这一次没有来。

晚风吹拂而来，已经有些寒冷，秋天原来都过了大半。

查理苏:

谢谢。

我:

你跟我说谢谢?

查理苏:

我还会说亲爱的。

我:

……

查理苏:

你又在笑什么?

我:

我觉得挺神奇的，我们上次这样并肩坐，还是在你车里。

那个时候我怎么都不会相信，有天我们会这样心平气和地聊天。

查理苏:

那一定是因为你见到了我工作时迷人的模样，心动了，把持不住。

我:

才没有!

不过你要不是医生，说不定我们的确不会再见，

旁白:

查理苏沉默了会儿，将目光转向遥远的某个地方。

查理苏:

我以前，其实没想过当医生，

我:

诶?那你想当什么?

查理苏:

消防员。

旁白:

他可答得很快，说出口的时候松了口气，像卸下了块大石头。

我:

消防员和医生好像八竿子打不着……

你真的很奇怪，不是财阀继承人吗?怎么会想当消防员。

查理苏:

因为帅啊。

旁白:

他耸了耸肩，目光仍旧盯着某处。

查理苏:

那个时候还去做过一阵子的志愿消防员。

我:

你家里人同意?

查理苏:

怎么可能。停经济来源、去工会堵我，都有过吧。

我:

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最后为什么又当了医生?

旁白:

过了许久，我一直没有等到我的答复。

循着他的日光望去，漆黑的天幕下，飘着一簇颜色各异的氢气球，一对头发花白的老爷爷老奶奶坐在台阶上，向路人兜售。

老奶奶的肩膀上，靠着一个男孩。

我曾听说很多病人的家属因为需要随时照顾病人，都会选择在医院附近摆摊，赚些微薄的收入。

有清亮的歌声从那头飘。

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眼望四周阳光照。

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但愿永远这样好。

查理苏的目光紧紧黏在那些气球上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好像想起了某些往事。

我:

你等我一下。

旁白:

我松开他的手，朝气球摊走去。

我:

奶奶你好，我要一个紫色的气球。

旁白:

拿着气球往回走时，长椅上却没有了查理苏的身影。

我疑惑的环顾四周，却看到他从便利店走出，手里捧着牛奶和面包。

查理苏:

饮食不规律，胃酸会直接作用在胃黏膜上，导致胃粘膜充血、水肿。

我:

谢谢查医生。

旁白:

我正要接过面包，他却握住我的左手腕，把那只紫色气球的线在我手腕上缠绕了两圈，打了个结。

我:

我这是给你买的。

查理苏:

知道。气球是我的，未婚妻也是我的。

我:

……

专心吃饭，不要说话!

查理苏:

知道了。

旁白:

如果这个夜晚能一直这样平和下去就好了，我望着天空这样想。然而意外的来临总是猝不及防。

砰!

身后，巨大的声响打破了寂静，听起来像是炸弹爆破的声音。

我转过身，模模糊糊的警报声传入耳中，空气中心来刺鼻的烟尘味道，似乎有数不清的颗粒在飘荡。

查理苏:

是医院的火警警报。看样子应该是解剖室起火了。

动作真快。

旁白:

又是火灾。

无假去问他“动作快”是什么意思，身处火场之中的记忆再一次包围了我。

我攥紧了手中的玻璃瓶，却无法停止手指的颤抖。

查理苏已经动作潇洒地脱下自己的外套，示意我接过。

查理苏:

帮我保管这件外套，里面实在太脏了。

我:

你要进去?不行，太危险了!

查理苏:

没有跟你完婚前，我不会蠢到让自己没命。

我做过消防志愿者，不比专业的差。

旁白:

我迟疑地看着他，却看到那双眼眸之中渐渐染上坚决与肃穆的颜色。

于是我明白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我也有我的，我用力点了点头。

我:

知道了，确定是解剖室吗?我去通知消防和医院前台。

你要小心，里面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。

旁白:

查理苏背对着我，像是电影英雄退场一样，挥了挥手。

顺着安全通道一路来到解剖室的走廊，解剖室在最末端，越往前走，越能感受到灼热的空气。

转过最后一个弯，已经可以看到最里面的大门被吹飞，熊熊火苗连着室内，烧到了室外。

查理苏伸出手，在虚空中轻轻一抓

奔涌而来的火舌停在距离他咫尺的地方，像是被什么黑瞳所吞噬，瞬间淫灭了。

电光石火间，那个黑洞又迅速扩大开来，将一切燃烧的噼啦”声都侵吞，刚才烈火猖獗的景象消失殆尽。

查理苏:

……

旁白:

他继续往前走，直到走进解剖室内，所到之处火光尽数熄灭，老化的墙皮和天花板发出窸簌声响。

??:

小心!

旁白:

忽然一声疾呼传来，啪嚓——一截日光灯管撞碎在查理苏的脚边。

查理苏:

怎么是你?

夏鸣星:

这也是我想问你的。

查理苏:

病人不应该到解剖室来。

旁白:

他凝视着解剖台上的遗体，可以看出除了大火的肆虐，亦遭到过其他破坏。

查理苏:

这个样子，已经无法解剖了。

但是你好像能告诉我，她的身上发生过什么。

旁白:

夏鸣星的指尖发出些微亮光，在昏暗的解剖室中犹如萤火闪烁。

夏鸣星:

这是我们与血族的纷争，你们灵族也要插手吗?

查理苏:

人类还是一样不爱分享。

也是，看你们鹬蚌相争不失为一种乐趣。

夏鸣星:

我警告你——

旁白:

“离这里远一点”后半句话还未出口，走廊尽头又是一点巨响，原本消失的火竟卷土重来，火浪汹涌。

浓重的血腥味直人肺腑，瞬间盖过了烟尘的气息。

夏鸣星:

血族的人在附近。

查理苏:

闻到了。

如果你求我，我可以考虑带你离开。

夏鸣星:

不需要。

旁白:

轰隆——头顶传来巨响，四面墙纷纷震颤，让人恍然觉得整座大楼都在倒塌。

指尖夹着符，夏鸣星被包裹在一团绿莹莹的光中，小心翼翼往出口走去。

数十根胳膊粗的钢筋从天而降，碰到绿光的刹那，丁零当啷滚落，洒下一滩滩铁锈色的水。

然而其中一根抓住光芒变得微弱的瞬间，穿破刺下!

查理苏:

小心!

旁白:

他反手将夏鸣星抓住，钢筋落入火中，溅出一把火星。

查理苏:

不用感谢，还你的。

旁白:

火仍无休无止地向外蔓延，狂妄吞噬着一切。

不同于刚才的火焰，它更猛烈，更灼热，仿他不是想要燃烧什么，而是想要冲垮什么。

尽管能够支撑，但谁都不知道前方是否还有未知的危险。

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他们丛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决定。

查理苏:

你们人类真的奇怪，要合作都这么扭扭捏捏。

夏鸣星:

请注意，仅限十分钟。

旁白:

虽然这么说，他们却都笑了，两双截然不同的眼眸中倒映着赤红的颜色，比火更深。

咔嚓——承重墙面开始出现裂痕，大火中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将房屋用力向下压。

倒塌的瞬间，两道身影冲了出去。